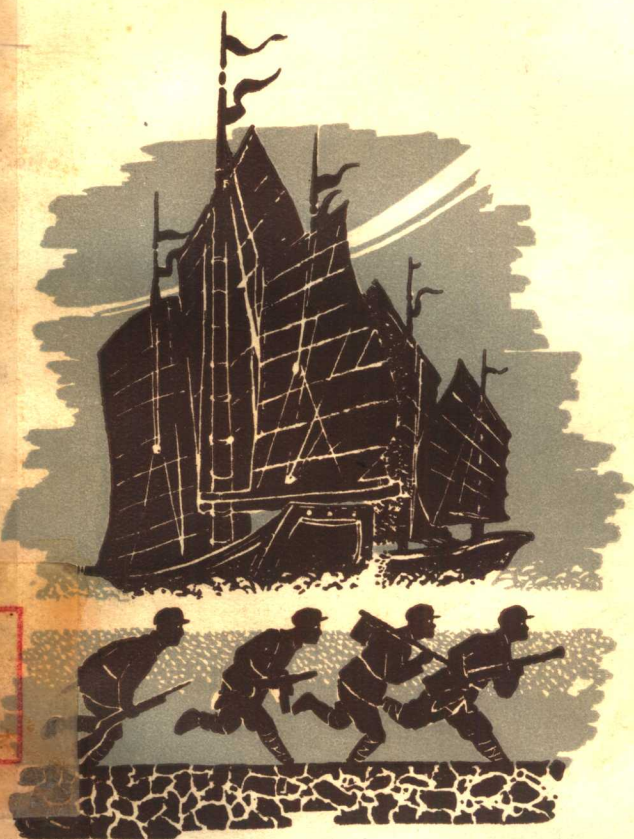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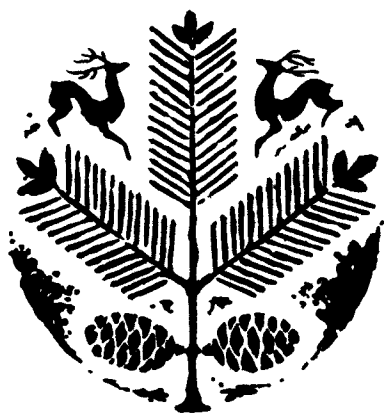


渡江前夜





渡江前夜

謝 树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1964年·哈尔滨

渡江前后

謝 树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 出版

(哈尔滨道里森林街14-5号)

黑龙江省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黑出字第002号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• 印张 5 • 插页 2 • 字数 83,000

1964年7月第1版 1964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-69,000

书号：0153

统一书号：10·137

定价：(C) 四角二分

目 录

野菊花	1
枪	16
一支铜管号	32
追击路上	48
配尼西林	56
渡江前后	70
超期服役	86
空白的采访本	102
老炮弹的故事	123
炮镜	139

野菊花

我們的办公楼前，有一座不大的花坛。花坛周围长满了黄的、白的野菊花。这种花，生命力极强，在砂石地上能生长，在石头罅子上也能生长。尤其，經秋不凋，冒着严霜还在开放。

我爱野菊花，不仅因为鮮艳、刚劲，还因为这里边有一段使我永不能忘的故事。

—

那是一九四七年，解放战争正处在艰苦的年代。当时，为了巩固后方根据地，我們轉战在延边一带。六月，我們来到罗子沟。这里是长白山区，周围山势险恶，丛林蔽日，而且人烟稀寥，遇到荒原一走几十里沒有人家。过去，抗日联军曾在这里同日寇艰苦奋战了十几年。

罗子沟的土匪是国民党組織的“光复軍”。他們多是

本地人，熟悉地理情况，进出山林就像走便道一样。我們一到，他們便全都上了山，成天和我們打迷魂陣。为了消灭他們，首先就得发动群众，于是，我們把兵力分駐在罗子沟周围的几个屯子里。

我們連駐在荒沟——一个百十戶人家的小屯子。

在一个深夜，外面淅淅瀝瀝地下着小雨。

我和指導員在暗淡的油灯下，翻閱着群众的各种反映材料，想把最近的群众工作总结一下，报到营里去。

王連长低着头，紧皺着双眉，惱火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。

事情是很挠头，虽然經過十几天的群众工作，老乡們漸漸向我們靠攏了；但是一問到土匪的来龙去脉，他們又閉口不答了。

王連长来回走了一陣，漸漸冷靜下来，卷了一只烟，像是对我們說又像是自語：

“群众一定听了土匪的謠言，怕杀头！看来，发动群众急不得！”

他說完了便披着雨衣到班里去了。

大約快熄灯时，哨兵噔噔噔跑进屋来，身后跟着一个渾身湿透，赤着双脚的十六七岁的小姑娘。她披散着一头黑发，煞白的脸上滿是水珠和污泥，畏縮地站在一旁，大口喘着气。哨兵向张指導員报告說：

“据这个小姑娘报告，有一百多名土匪现在在白菜沟抢粮。”

张指导员刚刚卷好一支烟，忙放下说：“知道啦，去吧！”他告诉通讯员去找连长，又让我到锅里去舀一碗白开水。

小姑娘坐在桌子旁，瞪着两只乌黑的大眼睛，上牙直打下牙。我把热腾腾的白开水放在她面前。张指导员温和地对她說：

“喝一口吧，暖和暖和！”

她摇摇头，突然說：“你们快去吧，土匪——抢粮……”

这时，王连长已匆匆走进来，他上下打量了小姑娘一眼，問：

“土匪什么时候进的屯子？”

“两个多钟头以前。”

“天这么黑，你怎么敢一个人跑来？”

“他们，他们杀死了我爸爸！”小姑娘说着便抽抽啼啼地哭了起来。

“你爸爸是作什么的？”指导员問。

“打猎。土匪抢我们的粮，我爸爸不给，他们就……”小姑娘因为过度悲痛，話已不成声了。

“通讯员，把排长們找来，快！”王连长又对我說：

“你把她領到下屋去，給她換身干衣服！”

部隊在暗夜中冒雨出發了。

我給小姑娘找出一套不合體的新軍衣，讓她換上。

她穿了肥大的軍裝，歪著頭，手支在炕沿上，默默坐著不說話。我看著她那烏黑的大眼睛裡滿含著淚水，就安慰她說：

“不要難過，我們一定給你報仇。你叫什麼名字？”

“黃愛芸。”小姑娘用手背擦了擦眼睛說。

“十幾啦？”

“十六！”

“家裡還有人？”

“只有一個爸爸……”說著她又抽泣起來。

我長吁了一口氣，我能說些什麼呢？一個十六歲的女孩子，失去了唯一的爸爸，現在只剩下孤零零一個人，還有比這更慘痛更難過的嗎？

屋裡一陣沉默。黃愛芸忽然停止哭泣，顫聲顫語地問：“我參加你們隊伍行嗎？”

“你？”我一時沒有弄清她這句話的全部含意，停了停問：“你為什麼要參軍？”

“給我爸爸報仇！”她說著撲地跳下炕來，走到我身邊，懇求著說：“同志，你留下我吧，我要給爸爸報仇！”

兩滴熱淚落在我的衣袖上，我心里异常激动。

二

經上級批准，黃愛芸暫時留在連里作見習衛生員。

頭幾天，黃愛芸還顯得拘束、陌生，見着人不大說話；可是沒過多久，她就顯出了那像小鳥般的愉快活潑的天性。她自己動手把黃軍裝改得十分合体。一頭短發掖在軍帽里，蹦進蹦出。大家很喜歡她，都管她叫小芸，有時也叫小鬼。大家並不把她當作女孩子看待，因為她確實不大像個女孩子，她除了照顧班里臨時病號，不是幫助炊事班淘米做飯，就是給老鄉挑水、劈柃子。只有當她拿起針線做活時，你才能在她身上看出女孩子的又細致、又精巧的特點來。自從小芸來到連部，經常發現我們穿破了的襪子，隔宿就找不到了；等找到時，已經用舊布補得板板正正。有時也常發現脫下來的衬衣、襯褲找不到了，等找到時已經洗得干乾淨淨。我們知道這是誰做的。

有一次，王連長指着小芸的鼻子尖說：

“小鬼，你再這樣鬼鬼祟祟的，我就處罰你！”

小芸歪著頭，笑咪咪地一步跨出門去，連跑帶嚷地說：

“這你可管不着，同志互助嗎！”王連長听了，也不禁哈哈大笑起來。

又一天中午，我到河边去洗衣服，远远便看见小芸弯腰坐在卵石上，把两只脚放在水里洗得正起劲。我想吓唬她一下，拣了一块小石头，悄悄地走过去，刚想把石子投进水里，忽听哇地一声喊叫，八班长从河边的树茅子里跳出来，扯着喇叭嗓子说：

“好啊！小鬼，这回我可逮住你了！”他三脚两步走到小芸身旁，指着一盆衣服说：

“小芸哪，你再这样我们就生气了！这——我们真于心不忍哪！”

“嘿嘿嘿！”小芸捂着嘴笑着说：“瞧你还跟我转文呢！”一句话倒把八班长说得满脸通红。

连里添了个小芸，就像春天里飞来一只黄鹂一样，一天到晚，到处都能听到她那愉快的歌声。如果大家一天见不到她，就都像丢了点什么似的。当然，她也并不总是兴致勃勃的，每逢部队出发剿匪，她请求参加没被批准时，就撅了嘴，独自坐在房檐下生闷气。

三

经过两个来月的政治攻势与武装清剿，小股土匪在山上站不住脚了，纷纷下山投降。后来，只剩下一股最凶顽的土匪“刘大炮支队”，约百余名。这股土匪刁滑狠毒，常常趁我们出击时，钻我们的空子，来屯子里掳

粮。

剿匪工作告一段落，团里召开了庆功总结大会。在庆功会上，我们连得了一面“机智勇猛”的红旗。

为了庆祝胜利，我们回到驻地又开了一个文娱晚会。这天夜里，明月高照，碧空万里，白天的暑热已被山风吹去，每个人敞胸赤背，说笑话，讲故事，唱歌，唱小调——歌声琴声，一片欢腾。

晚会一开始，我还看见小芸和炊事班老胡头坐在一起，过一会儿就不见了。我想，她大概是怕唱歌溜号了，我急忙去找她。

在打谷场上，我看见小芸坐在麦秸垛旁，左手支着半边脸，嘴里含着一根草棍，望着蓝色的夜空呆呆地出神。

“小芸，想什么哪？”我坐在她身旁望望她的脸，脸上有明显的两条泪痕。

“什么也没想，我在看月亮。”她把嘴里的草棍拿在手里，一截截揪成碎段。

“撒谎，脸上还有眼泪呢，谁惹你生气啦？”

“我没哭啊！”她说着用手在脸上匀了匀，她转过身来对我说：“教员，今天多热闹啊，若是我爸爸也能看看么……”呜呜呜……她刚说没哭，这回竟真的捂着脸在我面前哭了起来。

我忙安慰她說：“小芸，你忘了指導員跟你說過的
話：‘哭是懦弱，堅強的人從不掉眼淚。’”

聽了我的話，她止住哭泣說：“這我知道，就是心里
忍不住。我恨不得抓住那個劉大炮，親手殺了他！”說話
時，我聽到她的牙齒在咯咯作響。

“快啦，現在劉大炮已經彈盡糧絕，再不下山就得
活活餓死。早晚我們能把他抓住。”我滿有把握地說。

“抓住他，我就算了一個心願。”她很認真地說。

“啊，那你還有別的心願嗎？”我故意挑逗地問她，想
把她的悲憤撥開。

“有！”她看看我，忽然低了頭忸怩地笑着說：

“將來打垮國民黨反动派，我去開拖拉機。”

我嘆喟一聲笑了說：“你怎么忽然想起這個來啦？”

她好像有些不滿意地說：

“這有什麼奇怪，從小，窮怕啦，跟着爸爸打獵，竟
吃些狍子肉、野豬肉，若想吃糧食得到地主家去借。如
果將來能開拖拉機，打下很多很多的糧食，让大家伙都
有飯吃，那該多好啊！”

我一声不响地听着，寻思着，被她这种純朴天真的
向往深深地感动了。我十分肯定地說：“小芸，你能行，
你一定能行！”

她听了，猛地抬起头来望着我，两只烏黑的大眼

睛，閃出一股動人的光彩，就像兩顆晶瑩可愛的明星。

四

也許是那天夜里，我和小芸談話着了涼，第二天就開始拉肚子。不幸的是，拉肚子并不止我一个人，接二連三有几个战士相繼病倒。这下可把小芸急坏了。当时藥物很缺，我們又处在交通閉塞的山区，只好用些当地人常用的偏方治療。有一次，我們几个人都吃到了一个燒糊的蘸醋雞蛋。

我有些犯疑：雞蛋，在山区用高价也很难買到，可是小芸怎么能淘換來呢？

我把小芸叫來，問她：“我剛才吃的雞蛋是哪來的？”

“……”小芸一時沒有回答我。顯然她看出了我的態度很嚴肅。我看着她那尷尬的樣子，小臉漲得通紅，就緩和一下說：“小芸，現在雞蛋很難淘換，咱們可不能違犯群眾紀律呀！”

誰知我這一句話竟把她說哭了。她抽噎着說：

“教員，我從小就沒偷過東西，……”

“小芸，我並沒有說你偷啊！”唉，她竟把我的話體會錯了。

她十分委屈地斷斷續續地說：

“我是用自己的津貼費……到下母豬河王大娘那儿

买来的。不信你去調查。……”說着拿了桌子上的碗，抹着眼泪走出去。

我听了她的話，就像当胸挨了重重的一拳那样难受。她，一个月能有几个津貼費呢，自己舍不得花掉，攢了又攢，冒着暑热跑出一二十里买来几个鸡蛋給我們吃，这是多么純洁无瑕的心田啊！而我，竟这样粗暴地損害了她。

于是，我掙扎着坐起来，准备找她去道歉。

說也怪，我吃了糊鸡蛋，拉肚子竟止住了，只是身体还有些虛弱。但其他几个战士仍未見效。这时，战斗任务頻繁，我們逐漸把包围圈縮小，土匪的活动仅限在深山之內。他們到处抛下死馬骨头和吃剩的野菜。看来，一点吃粮也沒有了。

我和几个拉肚的战士都很着急，恨不得一下子恢复健康，参加最后的剿匪战斗。小芸呢，也像热鍋上的蛄蚁一样，进进出出皺着眉头為我們打主意。

八月十七号这一天，我們連出发到白菜沟去截击土匪。据老乡报告：刘大炮可能到那里去搶粮。大家听了这个消息，都很兴奋，互相传告着：“土匪到底讓我們逼出山了！”

部队出发之前，王連长让我留下来照顾家里，我只好硬着头皮服从命令。小芸也十分想去，可是家里的病

号需要人照顾，她自动放弃了请求。

部队出发后，我到各处巡视了一下，布置好警戒，就转回来，觉着有些头昏，倒在炕上。小芸走进屋来，看见我这个样子，忙问：

“教员，你怎么啦？”

我向她摆摆手说：“没事儿！”

她摸了摸我的脑袋说：“有些发烧，……”

她守在我身旁呆了一会，忽然像想起什么似地向我说：

“教员，你知道吗，据老乡说东山上长的野菊花能治拉肚子，很有效力！”

“噢，我不知道。”

“把野菊花采来，用花骨朵儿和山梨熬成汁水，喝下去就能补住。我想有功夫去采一些回来。”

“你不要去，如果真有效，等战士们回来，去几个人就行了。”

“那怎么好，他们累了一天应该休息呀！”她看着我懒洋洋地不愿说话，又摸了摸我的脑袋说：“我到班里去看看。”

大概她一走我就睡着了。等我醒来，太阳刚刚偏西。我觉得头脑清醒多了，便到各处去查哨。这时，村里十分宁静。

我回到連部，好一會子也沒看見小芸。我到班里看看，也沒有，又到炊事班，老胡頭正在淘米，他說：“晌午間，小芸拿了炊事班的一個籃子，出門去了。”我一推測，准是到東山去采野菊花，暗暗埋怨她太任性。

又過了好半天，仍不見她回來，我不禁有些着急，便帶了一個戰士，到東山上去找。我們邊走邊喊，只有山谷的回音，却聽不到她的回声。我連急帶累，弄得滿頭大汗。看看太陽漸漸往下沉，我們不敢走太遠，只好轉下山來。

一路上，我的心情非常沉重。我盡量從好的方面設想：設想她不會出什麼意外——但我知道，無論如何她是一個懂紀律的戰士，她決不會在山上停這麼久。想到這裡，一層暗影罩上心頭，我恨自己為什麼不堅決制止她。

我們將回到家里，張指導員帶了一個排返回來。他揮動着軍帽氣憤地說：

“活見鬼，又捕了一個空。”

我問：“連長呢？”

他說：“領兩個排從白菜溝右邊山上抄過來，他們準備在石門口守一夜，明天五連去換他們。”我思忖了一下，不安地向指導員報告了小芸采野菊花還沒有回來的消息。指導員听了，瞪起眼睛着急地問：

“沒去找嗎？”

“找過了，沒找着。”我說。

“不行，還得去找！文化教員，你怎么讓她一個女孩子家單獨行動呢！”

我慚愧地低了頭，听着指導員的批評。我有什么可說的呢，我寧願給我重重的處分，只要能把小芸安全地找回來。

就在這時，忽聽東北方向砰砰兩發槍響，接着像炒爆豆似的輕機槍開了火。指導員略略判斷了一下說：

“准是連長遇上了土匪，一排長，集合！”

我當時忘記了自己的身體還很虛弱，提了駁殼槍隨着隊伍飛步向東山沖去。

五

果然不出所料，在白菜溝西南石門口附近正進行着激烈的戰鬥。

土匪佔據了制高點，向王連長領的兩個排猛烈射擊，死守頑抗，他們企圖挨到天黑，再鑽山林跑掉。這時，恰好我們從後邊兜過來，敵人受到兩面夾擊，吃不住勁了，一順溜跑下溝壑。我們的戰士打紅了眼，哪容得敵人輕易跑掉，一個個像猛虎似地追下山去。

僅僅一個多小時，戰鬥結束了。這最後的一股土匪，